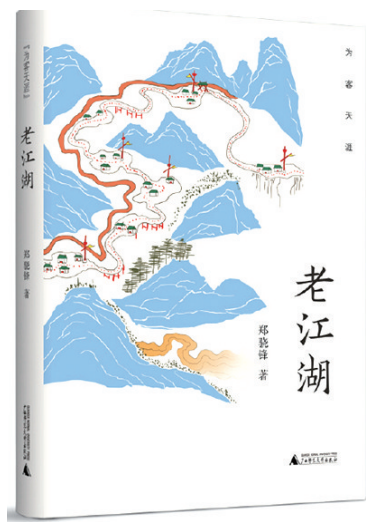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老江湖》
郑晓锋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“江湖”，是个令人热血沸腾的词儿。多少男儿，日思夜盼，梦回唐朝带吴钩，“收取关山五十州”；多少布衣，愿效豪侠，“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”……然而，逝者如斯。星级酒店举目皆是，“悦来客栈”决难寻觅。历史的烟尘惆怅迷离，纵马江湖快意恩仇儿女情长，或仅是臆想中的管中窥豹，苍凉，悲壮，残酷，剪不断，理还乱，逃不脱……似才为江湖底色。作家郑晓锋的高明之处，在于其读书万卷，行路万里，为客天涯，溯流勇探，把自己

纷披的才情、个性的思考淬炼成了“倚天剑”“屠龙刀”，却又能删繁就简，另辟蹊径，在无知无觉间引领读者游走江湖身忘老……

人常言，文史不分家。然而，历史散文的创作，既非狂掉书袋，随意捡拾一堆路边脚下层叠的落叶般，从历史的褶皱里扒剔一些尘垢碎屑，更非走马观花到此一游，复从导游口中或“度娘”那儿，搜罗抄录些残羹冷炙般的景区夸大其辞名不符实的史料传闻。若想去陈言，开新花，不落窠臼，非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的硬核功夫不可。在《老江湖》中，作家于西湖、长江、泾河、钱塘江等水系的大背景下，探索诸如梁山好汉、绍兴师爷、九姓渔民、闽赣客家、湘西苗人、丝路僧侣等等具有民间抑或草莽意味的文化古迹，在历史的浪涛中逆流而上，“搜寻先人遗落的残刃与秘籍，直至在它们的指引下，回到最初，去唤醒那声被封印在酒杯底的裂石崩云的长啸。”（《自序》）与目下大多遭人冷眼、为人诟病的所谓“文化散文”不同，郑晓锋的笔底自始至终悄然回想着历史的遒劲与绵韧，带你我穿越时空，去直击“现场”，去感同身受，去辩证思

一个传统儒生的朝圣之旅

——读郑晓锋散文集《老江湖》

刘敬

索，力求从细微处，从幽僻处，从那些常被人熟视无睹的历史缝隙处，挖掘揭示出深蕴在史料古迹中的人性的光芒，然后从容拂拭岁月残留的沧桑与沉重，汲取大智慧，书写大情怀，步入新时代。

美国诗人罗伯特·弗罗斯特曾吟道：“树林里分出两条路，而我选择了一条人迹更少的一条，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。”作为盛大文学首届全球写作大展历史类十强作者、中央电视台文史纪录片特约策划、撰稿人，郑晓锋的选择无疑是“人迹更少的一条”，并以其一系列的散文随笔集，诸如《逆旅千秋》《本草春秋》等成就了他“江南药师”的大名。作家的目光是犀利的、敏锐的，甚至还会“拐弯”，锋芒蜿蜒。譬如，他说西湖的魅力来源之一，在于其悲剧之美，且擅长“将悲愤浓缩，将苦难敛藏，将万钧重压悄然引入湖心暗自承受，留给世人的，尽量是经过提炼后、升华为审美的轻松和愉悦”。他写西湖，以豪气纳豪杰，入笔不是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”的柔景媚意，反是民族英雄张苍水的凛然受刑，而张苍水与岳飞、于谦等埋骨湖畔的烈士更是西湖的脊梁——

“那就是一种面对宿命的倔犟，逆流而上的悲壮”；他写绍兴师爷，却又出人意料地以“上古时代最浪漫的邂逅”与“仁昌酱园”开篇，尽管“一座完整的官衙被隔屏切割为明暗两部分。阴影掩盖了师爷的呼吸、心跳，以及全部表情，他就像一个在深夜随风飘浮的幽灵”，似无多少褒扬之意，但随后笔锋一转，力赞绍兴师爷“水流的每一道细微褶皱他们都了然于胸，足以胜任任何轨迹的航行……”语言劲道，比喻新奇，并最终在层层铺垫的基础上，以“大禹与鲁迅，两个中华民族应该永远铭记的背影，在师爷的故乡合而为一”坦陈心声，呼应文首，引人遐思联翩，回味悠长。

黄山谷有诗云：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。”实际上，与《老江湖》同时推出的，还有《野河山》《旧城池》二册，作家或潜心挖掘在程式化的“正史”记录之外，那些幽隐、泼辣、鲜活的真实，或亲历各地古城，梳理其历史脉络，探索其文化基因，每每典雅深沉，雄健灵动。尤为可贵的是，作家至今依然迷恋为客天涯的江湖行走，一个传统儒生的朝圣之旅正在进行中。

老师教我好读书

朱丽芳

大概，在每个人的成长之路上，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，会像斯蒂文森笔下那个点灯的人，有意或者无心，爬上梯子，慢慢点亮街灯，照亮前方的路。
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无书可读，农村的岁月，贫瘠而荒凉。陪伴童年的，只有一台小小的收音机。每天放学后，中午十二点，单田芳老师那略显沙哑却又温暖诙谐的嗓音准时响起，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常常诱惑得我忘做家务。真正与书结缘，还得感谢我的数学老师——八十年代第一个来到村小的师范生。对，一个数学老师。他不教语文，却懂得细心地收集文集，那间充作宿舍的低矮土房，成了我人生中第一个图书室。其实也不过二三十本书，封面大多残缺，页码也未必完整，却让我从此知道，就是那些泛黄的文字后面，藏着一个不一样的神秘天地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那些书籍，简直令我日思夜想、魂牵梦绕。

如果说，这一切尚属无心，那么此后，却是老师的有意而为。读师范之后，我一直保持着与老师的联系。老师也陆陆续续给我寄来书籍，崭新的墨香，无不渗透着点滴用心。那本《简·爱》，家庭女教师与罗切斯特的爱情纠葛，让我懂得自尊与自爱；《德

伯家的苔丝》，那个美丽纯洁的苔丝姑娘终究没能逃脱悲剧的厄运，让我懂得人性中有善和爱，更有丑与恶；玛格丽特的《飘》，那敢爱敢恨率性洒脱的斯嘉丽，足够矫情，也足够坚强……这些文字，带着我漂洋过海，为我拉开一幅浓郁的西方风情画，古老的庄园，广阔的牧场，无不令我留恋又徜徉。

八十年代末，一名普通老师的月工资不过四五十块钱，而我的老师却送给了我一套崭新的《红楼梦》，总价达15.05元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我搬过很多次家，但是，那套《红楼梦》却始终留在我的书橱里。我深深明白，那是我的老师对我热衷读书的最大认可与激励。无法否认，正是这些书，敲开了我最初通往世界的大门。这也是当我自己成为一名教师之后，一直对学生强调无论如何都要坚持读书的缘起。没有书，没有阅读，我们永远看不到更好的自己，永远无法成为最好的自己。

我无限相信书籍的力量，也深切地懂得，一个老师，可以为学生做的还有很多很多。正因此，我会倍加珍惜学校和班级提供的每个可利用的时间、空间乃至机遇。开学不久，我就带动更换班级图书角近200本新书，从国际大奖小说系列、我国儿童

文学大家作品、世界经典名著到当当网畅销榜上的新书，从用时两个多月才读完的《城南旧事》到驾轻就熟的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大学》《论语》，从中华文化经典中的古文大家到国外名家泰戈尔、纪伯伦、卞之琳，从最开始的一本一本手把手带着阅读到后来的班级读书成果汇报课……读书，成为课堂内外的一处别样风景，浸润着童心，诗化着成长。

果然，读书习惯养好了，处处能读书。记得五年级那次运动会，在树荫底下，学生们戏谑的小辣椒杨杨递过一本厚厚的软面抄，一本翻完，曲终人未散，我也被这场景深深吸引住，心中暗自感叹，假以时日，这群小子姑娘，要不得了了。如今，在班级读书记录本上，已经记满了孩子们读书的痕迹：小倪读过的《追风筝的人》，程璨分享的《莫泊桑小说》，安琪的《根鸟》，家明的《骆驼祥子》……记得《小王子》里写过，那个有着淡淡忧郁气质的小男孩对他的玫瑰花说过，“也许世界上有五千朵和你一模一样的花，但只有你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。”而这些书，正是种在孩子们童年花园里的那一株株独一无二的玫瑰。

读得多了，孩子们个个都能舞文弄墨。就像《三国演义》，读这样

的原版名著，虽然有一点薄薄的古文底子，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只要坚持，点滴的积累渐渐就会变成笔下的流泉。有次课后，数学老师讲完容积，留下了做实验用的俩苹果和梨，课间，孩子们因此好一番争斗，堪比大战长坂坡。一时兴起，我便撺掇孩子们用小古文写下这场“夺梨风波”。于是，便有了“倏忽，陈曦直越人墙，逢人便撞，逢物便踢，状如匪寇。飞身抢得此梨，杀出重围，大笑不止……”等精妙文段。阅读虽不是万能的，但只要肯用心走进书本，定会有沉淀和收获。

感谢书本，藉由前人留下的富足营养，我才能得以健康成长。感谢恩师，教会我不忘读书，笃笃前行。我也将带着我的孩子们一起，认真读书，好读书，读好书！

（作者系安庆市双莲寺小学老师）

